

厂史话

大连纺织厂史志办公室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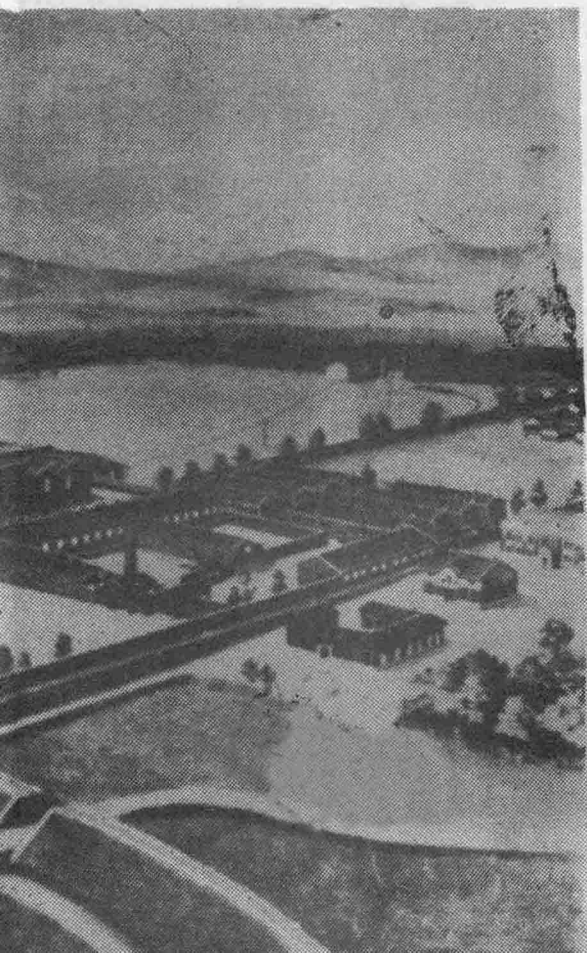
韩敬惠 执笔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



四二七史话

大连纺织厂史志办公室编著 韩敬惠执笔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

序 言

大连纺织厂史志办公室所著《四二七史话》一书要我为之作序。我以研究大连党的历史，学习和继承老一辈革命精神的心情阅完了该书全文，感到受益非浅，颇值得一读。

一九二六年春，继上海“五卅”运动之后，在日寇称之为“无风地带”的“关东州”掀起了革命的狂风巨浪。大连“福纺”厂千余名工人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大连党组织和大连中华工学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举行了百日大罢工。这场罢工斗争发生在省港大罢工的过程中，一在祖国的南方，一在祖国的北方，两场大罢工南北呼应，相互鼓舞，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气势磅礴，有力地促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民主革命运动。“福纺”罢工高举反帝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充分地表现了大连工人阶级不畏强暴，誓做主人，不当奴隶的高尚的民族气节。

《四二七史话》是大连纺织厂史志办公室集全市各有关部门占有的史料，经数年辛勤耕耘所结下的果实。它以真实的历史资料和锐利笔锋，揭露了日本殖民当局政治上的疯狂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使大连人民身陷日本强盗铁蹄之下，

横遭迫害和蹂躏，过着不如牛马生活的悲惨情景；反映了大连人民和工人阶级在大连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工学会的具体组织下，不屈不挠，英勇机智，精诚团结，坚持斗争，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讴歌了大连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员、爱国志士为人民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百折不回，无私无畏，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四二七史话》再现了50多年前“福纺”罢工的历史，资料翔实，文字通俗，险情迭生，情节生动，具有趣味性，可读性的特点，是一本进行党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热切地期望同志们，特别是青年朋友都来读读这本书。它可以使我们了解大连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谱写的光荣的历史篇章；它可以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革命道路艰难曲折，胜利来之不易；它可以激励我们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树立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奋发进取，献身四化，为振兴大连而奋斗。

赵春阳

1988年9月

目 录

序 言.....	赵春阳	1
一、纱厂里的火种.....		1
二、血不能白流.....		7
三、成立工学会.....		15
四、大罢工爆发.....		24
五、救济粮解危难.....		34
六、识破招工阴谋.....		42
七、罢工代表被捕.....		49
八、泰华楼记者招待会.....		57
九、假复工阴谋破产.....		64
十、惩罚招工头.....		72

十一、声援大会·····	79
十二、敌人大搜捕·····	88
十三、民众相助·····	98
十四、怒潮激神洲·····	106
十五、罢工胜利结束·····	113
后 记·····	作者 119



開篇



一、纱厂里的火种

公元1905年1月2日，沙俄霸占我国旅顺要塞的司令官斯特赛尔中将，打着白旗，惊魂未定，狼狈不堪地走出弹迹累累，硝烟未散的堡垒，到水师营向围攻旅顺的日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大将递交了投降书，结束了两个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霸我国疆土的罪恶战争。战争结束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肆意践踏中国人民的主权，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串通下，于当年8月10日在美国的朴茨茅斯，进行了狗咬狗的谈判。经过25天的争斗，于9月5日达成了可耻的交易，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它所“租借”的旅大^①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从此，被沙俄帝国主义蹂躏了7年之久的大连、旅顺人民又沦陷于日本强盗的铁蹄之下。

^① 1898年3月27日，沙俄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顺大连湾租地条约》，从此便霸占了旅大。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吞并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大陆政策”的野心，把旅顺和沙俄称为达里尼（青泥洼）改为大连市，作为一个州（关东州）划到日本国的版图之内。日本强盗刚刚把沾满鲜血的屠刀，插上这块被战火烧焦的土地，就成立了关东总督府，下辖关东州民政署，对旅大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残酷的奴役。

随着军事占领，伴随而来的是野蛮的经济掠夺。拥有 8 个分厂的日本国大坂府大坂市“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的老板们，在其主子屠刀的保护之下，在大量的资本输出中也于 1923 年 3 月 15 日投资 1300 万日元，在大连开始兴建满洲福纺株式会社，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攫取更多的利润。

满洲福纺株式会社简称福纺纱厂，位于大连北郊的周家村，占地面积 1005123 平方米。它东濒黄海的潮汐，西临贯穿东北的铁道，北依树木茂密的山麓，南隔一小海湾与大连码头对峙，是一个环境优美，交通方便的好地方。福纺纱厂在 1925 年 6 月投产，当时，有 18300 个纱锭，700 余名华工。这些来自当地破产的农民和山东、河北的“流亡劳动者”在殖民统治者的残酷奴役下，生产出的“福助”、“扇面”和“舟美人”牌的棉纱，高价倾销于中国东北和东南亚各地。

福纺纱厂的华工，劳动环境极为恶劣。工房里阴暗潮湿，空气污浊，尘土棉絮飞扬，呛得人睁不开眼，呼吸都困难。由于厂房里没有任何空调设备，为保持一定的湿度，冬季喷雾如烟，寒气彻骨。夏季门窗紧闭，车间里的温度高达 38℃ 度以上，高温闷热，经常有工人昏倒在地上。有不少工人身上的痱子变成了热毒瘤，工厂不给医治，只好抹上防火

的化石粉，吸渗溃烂的脓血。机器全是从日本运来的1897年制造的陈旧货，因磨损严重，运转不良，细纱机虽然每分钟才80至90转，但断头率高。童工每人只能看3个棒18个锭，成年女工累得精疲力尽，也才能看18个棒108锭。有些小童工怕车子冒花遭工头的毒打，来不及上厕所，经常尿在裤子里。机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备，飞转的齿轮、罗拉都裸露在外。传动全靠天轴、皮带上下窜动，经常有人被机器绞掉了手指，轧伤了胳膊，以致伤害致死。有个女工辫子缠进机器，将半拉头皮拽脱下来，造成终身秃残；有个童工被皮带绞上天轴，摔落下来血肉模糊，当即丧命。工人受伤后不能劳动，就被一脚踢出厂外。死者若无人收尸，便拖出扔到荒郊。在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中，中午吃饭只限15分钟。每顿饭每人只给一碗小米饭或者一个窝窝头，再加一碗大根菜、小白菜之类的汤。饭菜极不卫生，里面经常有砂子、杂草、虫子和老鼠屎等等，使人很难下口。这样的伙食，每月扣费男工4.50元，女工3.90元。宿舍里10多人挤在一铺炕上，冬如冰窑，夏如蒸笼，虱子、臭虫、跳蚤满炕。这样的住宿条件，每月每人还扣费1.80元。由于劳累过度，营养不足，大部分工人身体瘦弱，许多人患有肺病、伤寒、痢疾、流感等疾病，有的工人就被病魔无声无息地吞噬了。日本资本家榨尽了他们的血汗，但所给的报酬却非常微薄。据1926年4月30日《关东报》报道：福纺纱厂的工人“每日工资两毛半（小洋——编者）者最多，两毛者也有，得薪最多者为机器工人，每日一元上下，不过居太少数，均起来每人每日不过在三毛以下。似此百物腾贵，工人除一月伙食外，实在不剩什么了。”

华工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自由，变成了如同牛马的奴隶。他们做工时受到监视，干活略有怠慢就遭到辱骂或毒打。下班后，如同囚犯一样被押回宿舍，有事要出门，必须找两个人作保，不然不准迈出厂门一步。每天下工都要排着长队，两臂举平，依次经过只能容一个人过的铁栅门，由门卫挨个搜身。若稍有不满意或搜出一点“脏物”就被绑在树上或者跪在门旁“示众”，杀一儆百。厂里的大小帐房都是审讯室。分布在各个工房里的特务、腿子，若发现哪个华工对工厂不满，就作为“危险分子”抓到帐房施以严刑峻法。女工们的处境更为悲惨，她们经常遭到工头的调戏和奸污。有的女工遭到摧残后，椎心泣血，悲痛欲绝，甚至自缢身亡。女工生孩子一天产假没有，产后怕被开除，只好硬撑着虚弱的身体上工。在工间的12小时里不准给孩子喂奶，母亲为了孩子活下去，只好偷着从铁丝网里接过孩子喂几口苦涩的乳汁，若被门卫发现，母亲和孩子都要遭到狼狗的撕咬。有一个姓孙的女工，就是在这种残无人道的暴虐之下死掉的。

福纺纱厂华工身套奴役枷锁，在无边的黑暗深渊中拼命挣扎着。光明在哪里？生存何处求？闪烁的炉火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光明，铿锵的铁锤声唤起他们生存的希望。在铁工房掌钳的就是共产党员侯立鉴。

侯立鉴是大连最早的工人领袖之一。他1891年生于大连市内侯家沟，16岁在一家铁匠炉学徒，18岁到满铁沙河口工场干活，1923年12月2日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时，他既是参加者又是组织者。1926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连中华工学会为发动工人，扩大组织，于1924年春便将侯立鉴派到福

纺纱厂。

侯立鉴善讲故事，他能把《水浒传》、《岳飞传》从头讲到尾。为团结工友，联络感情，他利用铁匠房这个不被敌人注意的地场给工友讲故事。他先讲不畏富豪的梁山好汉，斗智斗勇的三国良将，精忠报国的宋将岳飞等故事。当他与工友混熟了之后，就给大伙讲苏联十月革命、武昌起义和“二七”、“五卅”工人团结斗争的壮烈事迹。每当他讲到我们伟大古老的中华民族，暗无天日，灾难深重，劳苦大众如牛似马、任人残害的时候，听者无不悲愤激昂，潸然泪下。纱厂的华工在侯立鉴的启迪教育下慢慢地觉醒了。

1925年春的一天，有些工友下班后来到铁匠房，听侯立鉴继续讲《水浒传》。等大伙坐好，侯立鉴眯起眼睛，手拿块木板在虎钳台上“啪”地一拍，刚要“书接上回”开讲，木匠崔仁山突然跑来气愤地说，有个工友阎永和刚才叫日本工头打了。接着他就讲述了阎永和被辱打的经过。

阎永和下班到工友家去，当路过一个日本工头门口时，从院里窜出来一条恶狗，咬碎了他的裤腿。阎永和刚抬脚抵挡恶狗的撕咬时，却被狗的主人看到。这个满脸横丝肉、留着仁丹胡子的家伙，却诬陷阎永和惊吓了他的狗，张口便骂“八嘎”。而后又冷笑着道：“支那苦力，狗的不如”。阎永和跟他讲理时，他野性大发，将阎永和拳打脚踢一顿。

侯立鉴听后，愤怒地对大伙说：“工友们，咱们被小鬼子欺压得连条狗都不如啊！”

大伙也异口同声地说“老侯，这口气咱不能再咽了！”

侯立鉴接着说：“日本工头敢打阎永和一个人，他不敢打我们这群穷哥们。要想出这口气，大伙必须抱成团”。他

讲到这里，稍微一顿，猛地把讲故事用的那块木板狠狠地一摔：“工友们，敢为咱穷哥们出这口气的就跟我去！”

在场的20多个工友同仇敌忾，一起随侯立鉴冲出铁匠房。

阎永和领着侯立鉴和工友们，一齐来到打他的日本工头的门口。那条仗势欺人的恶狗狂吠了几声，见来人众多，夹着尾巴退了回去。随着狗的叫声，那个工头也来到门口，他见这么多的人对其横眉冷对，气势汹汹，不由一惊。

侯立鉴上前问道：“你的狗咬碎了咱们工友的裤子，你为什么还打人？”他指着阎永和对工头厉声地说：“你必须当面向他赔礼道歉！”

大伙一起嚷道：“你不赔礼道歉，今天没有完！”

那个家伙专横跋扈，想以衙门治罪加以威胁。侯立鉴不但没有被威吓住，反而率领大伙一齐拥到院里，抓住工头要拖他到街上去评理。那个工头在众威之下，自觉身单理亏，最后终于当面向阎永和赔了礼。

事后，侯立鉴为工友争气，敢斗“小鼻子”的事迹便迅速在全厂传开了。

二、血不能白流



1925年旧历二月初一这天，李吉祥家一片忙碌。母亲不断地吆喝着拉磨的小黑驴。伯母在“哐当”、“哐当”地筛面。身孕8个多月的妻子，挺着大肚子，忙前忙后，手脚不停。明天就是“二月二”了。为求个风调雨顺，谷丰仓满的好年景，贫苦的农民，每到这一天都要供奉天神龙王。

此时，吉祥的妻子虽然生活的贫苦使其感到很劳累，但心里是甜美的。一个贫家的弱小女子，能嫁给一个善良勤劳的男人是一大幸。再说丈夫聪明能干，前年考上了福纺纱厂去日本的练习生，在日本学会

了一套“丸场”操作的好手艺，现在已成了数得着的好工匠了。如今吉祥寄居在工厂宿舍里，快一个月没有回家了。明天是“二月二”，他要回家过节啊。等他来家，俺让他听一听肚子里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大的躁动声，还不知怎么乐呢。这时，她陷入了一种无限眷恋的幸福之中。突然“匡啷”一声，把她从梦幻中惊醒，定眼一看一个人从大门外趑趄趑趄地闯进院来。这人满头大汗，脸色腊黄，全身颤抖，气喘嘘嘘地惊叫道：“快，快去纱厂，吉祥他，他被小鼻子杀，杀死了！”

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很快一种撕裂心肺的悲嚎从这个安静的农家院落中迸发出来，震动了大辛寨子整个村镇。

当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吞并践踏之后，她的子孙虽然在自己祖辈繁衍生息的国土上，却不得不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屈辱，遭受着无穷无尽的罹难。从福纺纱厂开始安装机器以来，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规定，每天中午吃饭和晚上下班，华工们不管多么劳累，都得垂着一双双沾满油污的手，围站在热水盆旁，恭候着日本人一个个洗净手后，才能就着那满是油渍的水底，仓促地搓上几下手。

这种民族的辱屈，使华工们非常气愤，敢怒而不敢言。粗纺保全有个青年工友叫潘仁顺，他膀阔腰圆，性情彪悍刚强。这天中午，待洗手的热水刚一打来，他便抢先一步把一双沾满油污的大手伸到了盆里。嘴里还挑逗地说着：“今儿咱也洗个头货水。”日本工头田中定三正要摆出架式挽袖洗手，忽见潘仁顺抢先一步，极为气恼，向前一脚“咣”的一声把盆踢翻，随着“八嘎”的骂声，拳头就向潘仁顺脸上打

来。早就不堪忍受欺辱的潘仁顺不顾工友的劝阻，就势“顺手牵羊”，把一贯仗势欺人的田中摔了个“狗吃屎”。田中挣扎着爬起来，看着两眼怒视，紧握双拳，膀阔腰圆的潘仁顺，自觉不是对手，就一边吱哩哇啦地叫喊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跑出车间。这个表面上一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家伙此刻才显出了他那纸老虎的本质。

待田中跑出之后，工友们都劝潘仁顺立即逃走，但他执拗不肯。等吃过午饭刚回到宿舍，有人来报信，田中领着一帮子日本人，有的还拿着刀，正向这里奔来。李吉祥见势不好，大叫一声：“快走！”拖着潘仁顺就跑。潘仁顺被李吉祥送出厂外逃走了。当李吉祥返回工厂，走到北门里不远的地方，便被田中一帮暴徒围住，惨遭不幸。

对于李吉祥被日人杀害的惨状，当年5月24日，《向导》周报发表的题为《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一文中作了较详尽的描写。报道中写道：“大连郊外周水子福岛纺织工厂（应为满洲福纺株式会社——编者）日人职工田中定三，近竟惨杀中国工人李吉祥。李吉祥这次被日人打死因系为保护中华工友潘仁顺。潘仁顺与田中定三口角之争互相用武，该厂当事者不问是非曲直，蛮将潘仁顺开除，然田中尚泄不了蛮念，暗联合日工欲毒打潘仁顺，潘闻不好，哀恳同事李吉祥保护出逃。斯时田中竟率日人五六名由后追上，不问黑白即与李某动武，双方正在殴斗之际，田中竟由腰中抽出利刀。此时华工等见田中施用凶器，深恐真伤杀，遂相皆逃避。唯有李吉祥竟被日人等五六名围在中心，大加暴打，被摔倒复起数次，最后一次李某竟被如狼似虎之日人等五六名协力按倒在地，田中用利刀照准李某之腹部暴刺数刀，而李某则

大呼数声，立即亡去。最可恨者彼日人五六名见李某已死，尚用暴蹴良久，及肠饭蹴出，方各散去。田中知事不佳，乃奔回宿舍将衣服脱换逃去。该地警厅并不深究，华人无不发指眦裂。”

日本侵略者以戕害中国人民的生灵为乐，这本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是，这一无辜的戕害事件是发生在已被划为“大日本帝国”的版图内，还有一点伪装法律保护“关东州”，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凶手不能不有几分胆怯。于是他们把李吉祥杀死之后，妄想毁尸灭证，几个人拖起尸体要走。这时目睹惨状的一个姓杨的中年女工，一边拼命地呼救，一边飞快地跑向前去，奋不顾身地扑倒在李吉祥尸首上死死地抱住不放。这位女工的那种不畏强暴的突然举动，一时把暴徒们惊呆了，当他们醒悟之后，便对她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工友们闻讯纷纷朝这里奔来。暴徒们见势不妙，扔下尸体各自跑掉。凶手田中跑到宿舍，换下血衣，跳墙越沟，沿着东海头向香炉礁方向仓惶遁逃。

工友们奔来看到倒在血泊中，肠子涌出来的李吉祥，都象触电般地惊叫起来。这惊叫声，令人恐惧，令人悲惨，令人窒息。

也不知沉默多久，那个不顾一切抢夺尸体的中年女工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找老侯啊！快找老侯啊！”

几乎就在这同时，不知谁喊道：“老侯！老侯来了！”

随着这一声喊叫，大家一齐把视线转向侯立鉴跑来的方向。

侯立鉴疾步走到尸体前。他看到李吉祥惨死的情景，两行热泪扑漱漱地滚落下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他马

上冷静下来。他揩干了眼泪，指派一名工友给死者家属去送信后，又咬着牙关低沉地问道：“凶手那去了？”“我看见向南海头跑去了。”一个女工回答。

侯立鉴转身把手一挥，大声说：“工友们，这仇一定要报！把凶手抓回来叫他偿命！”木匠阎宝恩随后喊了一声：“走，报仇去！”

侯立鉴、阎宝恩翻过南海头的小山坡，操近道直奔香炉礁。当追到香炉礁的一个交叉道口时，果然看到了凶手田中。这时田中也发现他们追来，就惶恐地跳上一辆马车，向市内逃去。侯立鉴、阎宝恩也叫了一辆马车，向车夫说明了情由，车夫便扬鞭催马，紧追上去。

马蹄腾飞，车轮滚滚。两辆马车一前一后，掠过一双双惊愕的眼睛疯狂地追逐着。当他们追到老虎花园^①东侧，眼看就要抓到凶手，不料田中突然跳下马车，一头钻进日本妓院去了。阎宝恩跳下马车就向里闯，侯立鉴向前一把将他拽住。原来日本妓院都是保护各种作恶歹徒的场所，若要闯进去就等于陷入魔窟，遭来大祸。万般无奈，他们只好报告了警察署。警察来到妓院，名义上逮捕了田中定三，实际是将凶手保护起来了。

这时的辛寨子村沸腾了。李吉祥的父亲、母亲、妻子、伯父、伯母、还有辛寨子的村长康国珍等10多人，来到纱厂，围着满身血迹，直挺挺躺在地上的尸首。亲属们恸哭悲嚎得死去活来。李吉祥的父亲李贵臣，手中握着个大木棍哭叫着要与厂主拼命。这时侯立鉴、阎宝恩已返回厂里，他们

^①现在的劳动公园。